

尊敬的諸位法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中午好，阿彌陀佛！悟道回到澳洲淨宗學院，我們師兄弟都非常念舊，這個也是我們中國的傳統，大家都很真誠的來接待。昨天到我住的地方做一些家常菜，大家聚一聚，也感到非常溫馨。今天我們師兄弟又請悟道到學院來，中午用個餐，跟大家見見面，講幾句話。這個也是我們常禮需要的，因為學院是我們老和尚的道場，當然到這個地方來，必定要先回到這個地方跟大家見面，也是我們彼此每次都有一個交流。我們人生，隨著我們成長的歲月，在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經歷、不同的體會、不同的感受，我們人生這些心路歷程。剛才我們勝師也講到；我講勝師，我們是比較不見外，就是師兄弟。大家叫道師也是不見外；稱悟道法師，好像是外面來的法師，我們對人家尊重一下，自己師兄弟就不見外，這也是一個常禮。

悟道也是很希望定在一個地方。我出家的意願，也是要跟隨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學經教，講經說法，這是我出家的本願。因為在家就聽他老人家講了十五年的經才出家的；十九歲聽到他老人家講經，三十四歲出家。但是我們有一句話常講，「計畫趕不上變化」，我們原來規畫的一個目標方向，也會隨著因緣的變化而有所改變，這個因緣主要是我出家之後。因為在家都是在華藏圖書館當聽眾，那時候當聽眾，有空去當當義工。出家是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在台北杭州南路，住了一年五個多月，我們師父上人要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因為他看到我一身的毛病習氣，在家人的毛病習氣要調一調。所以出家跟日常法師，那真的是出佛操。以前當兵說出軍操，在軍隊裡面的生活規律，在社會上就沒約束，就不規律了。到

了當兵退伍，過了十年社會上的生活，在社會上工作，染上一些不好的習慣，所以出家，師父要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就是要調整調整。的確日常法師非常嚴格的，上課不能遲到，遲到一分鐘就要去佛前懺悔。實在講，我的錶是沒有超過，他老人家的錶是七點零一分，我的錶是七點，我看我的錶是沒超過，但是要以他老人家為標準。就像以前我們在當兵，「你們的錶不標準，要以值星班長的錶為標準」。所以就跟他一年五個多月，後來到圖書館。

在家的時候，聽到我們師父上人講經說法，也常常說經都沒人講，現在出家人都在趕經懺、做佛事，都不講經，社會大眾對佛教、對佛法，大家都不認識、不了解。所以我個人對經懺佛事也就沒有好感，覺得出家人一天到晚做經懺佛事，做這些超度，好像是不務正業。正業應該是講經說法，這才是佛陀教育它的主流，主流教育就是講經說法。但是住了一年五個多月，韓館長叫我去圖書館幫忙，那個時候缺少人手。韓館長她喜歡唱念，她喜歡唱京劇（平劇），學佛，在道場她也喜歡這些唱念，所以很多道場，哪個法師他唱哪個讚唱得好她都知道，她喜歡。我們到圖書館也就要學放大蒙山、過年拜千佛懺，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有三時繫念，我們也要學。我們師父上人，「你們要學！」我們就沒話說了，雖然很不願意，但是還是要聽師父的話，要去學，去學這些法器，還有打佛七、領眾。後來放大蒙山，明乘老法師他是河南人，他來教我們放大蒙山。後來七月份，他們寺院都很忙，不能來，就請明訓老法師（去年往生了）他來教三時繫念。從那個時候，覺得三時繫念很適合我們淨宗同修家親眷屬往生，來做超薦的佛事，又適合我們修學的法門，因此在這個因緣之下，我們也就學了三時繫念，一直到現在，也沒想到。

俗話講，有心去插花的那個花反而不開；無心插柳，那個柳樹

反而成蔭。我有心要學經教，但是因緣就是變這樣一個情況，最討厭經懺佛事，現在變成以這個為主的。當年在圖書館，我們韓館長說，經懺佛事也是一個法門，她就提出這個。後來我也是調整自己，我想想是沒錯，經是佛講的，懺是祖師編的，本身它就是一個法門。主要是說你做經懺，對這個經教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不了解，做了就變成好像一種宗教儀式；反過來講，我們如果了解這個經教的內容，它是一個修行的法門沒錯。所以現在我們做三時繫念，就是在修法行事，就是在修行。因為我們有聽經，我們有聽淨老和尚講經的這些經教的基礎，當然我們做的心態上，跟一般沒有學習經教、沒有聽過經教的法師，當然心態上是不一樣的。所以任何事情，只要明白這個道理、方法，什麼事情都是修行。因此我也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。

但是講經這個事情，剛才寶英居士也到精舍啟請，說老和尚現在老了，沒有辦法再講了，我們這些弟子要接下來，當然這個也義不容辭。所以我就跟同修講，我說我這個唱念到七十歲以後（還有兩年，今年六十八）會減少。因為目前還有香港，老和尚的道場，還有英國，老和尚要我去辦的，主要幾個地方，可能還要連續個幾年，但是會把多一些時間來講課。這次莊師也給悟道排了一些功課；我本來是來這裡休息的，現在來這裡，功課給我排得滿滿的，第一個要在錄影棚錄影。這個我當然也是義不容辭的，也非常感謝我們師兄弟的愛護，晚上跟大家結結緣。我現在也是盡量抓住時間，我在台北，有一個空檔我就講。那天從山西大同回來，第二天去看我們老和尚，然後回到台北，有一天晚上沒有人講，我就去講了。大家說師父太累了，我說不累，有佛力加持。如果要選擇很長的時間、很多的空檔，我說這個恐怕不切實際。我們現有的時間，我們盡量把握因緣來學習。所以淨宗學院給我這個學習的機會，我當然

是不會推辭的，這個功課我也是不會嫌累。有些時間來這裡的確也是個休息，透透氣、散散步、散散心，這邊環境比較好，也是有需要做個身心的調整。

我們同學在這邊來學習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發這個心來這裡也非常難得。我們淨老和尚最近這十幾年來，他老人家極力提倡的就是傳統文化，傳統文化的內容就是倫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這個三方面就是普世的教育。在這些年提倡《弟子規》、《群書治要》，這些相關的傳統文化經典屬於倫理道德的教育；在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家的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這些都屬於因果的教育。倫理教我們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這個方面也是現在這個時代非常缺乏的，倫理道德這個教育非常缺乏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也常常跟我們提醒，現在全世界的教育偏重在科學技術知識這方面的傳授，缺乏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。人沒有接受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是非善惡他分不清楚，往往把那個錯的當成是對的。比如說自私自利，聖賢、佛菩薩跟我們講，不管中國、外國這些神聖，都是講這是不對的，但是你沒有接受這個教育，你這個概念就會錯誤，就會覺得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」，都是這種想法，這個想法也非常可怕的。特別是一種往錯誤的方向去發展，人心就愈來愈壞。科技愈來愈發達，科技發達，如果你發展在民生好的方面，當然是很好的，但是發展在武器，在殺人的方面，毀滅地球這方面，那就很可怕。現在殺傷力這麼強大的科學武器，如果落在這些不懂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的人的手上，我們就可想而知，他如果用在不好的方面，那就是會造成地球上嚴重的災難。因此我們淨老和尚這些年在國際上一直呼籲，就是要大家重視這個問題，重視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這個問題，不能只偏重在科學技術這方面的發展。人有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也才能幫助科技從正

面這個方向去發展；如果人心邪了、偏了，人心壞了，他也可以發展一些負面的，一些不好的方向，就是害人的，這就不好了。因此現在這個世界並不缺乏科技，已經快到飽和了，最缺乏就是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。

所以大家到我們澳洲淨宗學院來學習，大家要有個使命感，什麼使命？我在還沒有出家的時候，四十年前，在台北市內湖圓覺寺，那個時候華藏圖書館辦大專佛學講座，我也去旁聽。我聽我們師父講一句話，他這個話是套用基督教、天主教的，「救世主」，信教的都說上帝耶穌是救世主，他是救世主。當時我們師父就勉勵各位同學，大家都要發心當救世主，所以我現在也想到四十幾年前這句話，與我們同學，大家共同勉勵。我們每個人都要有這個使命，當救世主，挽救這個世界，挽救這個地球。怎麼挽救？就是我們淨老和尚這些年提倡的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。我們從自己本身來學習，自己學習，一方面也會影響別人，這樣才能真正挽救這個世界。不然我們眼看人心愈來愈壞，科技愈來愈發達是愈來愈恐怖，災難可以說時時刻刻都在逼著我們，逼得我們不得不往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這方面努力來學習。所以我們有因緣、有時間，我們大家都要珍惜這分因緣，這是佛菩薩、聖賢的加持。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的慈悲，我們也才有這樣的一個因緣，讓我們來學習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希望我們大家同共發心。我們的歸宿就是西方極樂世界，所以我們學這些世間的善法都迴向求生西方淨土，將來大家往生西方去作佛，才能真正圓滿來度眾生。

非常感謝大家熱烈的接待。莊師給我排了一些功課，原來是休息兩天，現在多休息一天，稍微調整一下。真的，我在台灣、大陸各地實在講，時間都非常緊湊，因為別人都是可以安排休息的，我只有到澳洲才有休息的時間，離開澳洲就沒有我的時間，在這邊還可

以找到一些喘氣的空間。所以一年最少會來一次，稍微調整一下，也利用這個因緣跟我們師兄弟見見面。因為實在講，我們很難得見面。就俗話講，見一回面就老一回了；就是見一次，去年六十七歲，今年來見面六十八了，明年就六十九了。大家想一想，這個因緣非常非常難得。所以現在也的確是老了，實在講是老法師沒錯，是年紀老。在台灣，我也領到政府的老人年金，坐車可以半票，公交車可以免費。人是老了，但是套一句弘一大師講的話，就是「一事無成人漸老」。實在講，年紀是老了，但是也沒有成就，也不值得一提。年紀老是真的，一年一年的老是真的，很慚愧，也是沒有成就，所以還是要跟大家來一起學習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講到此地。這次我也是在斟酌，就是我們學院給悟道安排的功課，大概我們也是在淨老和尚提倡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這樣的經典，來跟大家一起學習分享。好，那我們是後天吧？禮拜四晚上六點半大家再見面，再來跟大家談一談我們學習的一些心得。好，感謝大家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六時吉祥，身心安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